



# 目录

一生信奉迷信的蒋介石	001
得配“福星”与信天意的李宗仁	080
深信易象卜筮阴阳否泰的阎锡山	093
冯玉祥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25
汪精卫塑像落地而碎——大凶之象	138
何应钦“合婚”“夫荣妻贵”	145
石友三扶乩反奉	150
一生算命卜卦的夏斗寅	159
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陈济棠	164
陈布雷求签了一生	172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	179
胡宗南求签万寿寺	184
盛世才梦夺新疆	187
陈光中与“金龙”	194
刘珍年与《三国演义》	198

韩复榘送周宗尧“成仙”	201
孙殿英梦得“神剑”	207
唐生智与“顾和尚”	211
孔祥熙的用“字”与发财	216
刘神仙与四川军阀	225
“二刘”之战中的“鬼神巫术”战	264
邓锡侯的军师——庞统	288
杨森之貌与其运气	297
刘元琮抽签杀人	314
信奉道教的王陵基	317
戴笠缘何不得善终	338
毛人凤的忌讳	352
利用迷信搞权术的中统头子徐恩曾	359
鲁涤平忌讳“八”字和不骑高骡	363
脑后有“反骨”的袁祖铭	367
张其镗算出自己的“劫数”且在劫难逃	371
吉利的两个“双十日”	375



## 深信易象卜筮 阴阳否泰的阎锡山

### 其母梦游大孚灵鹫寺而生阎

山西土著军阀阎锡山，每到大孚灵鹫寺就去叩拜。阎为何对大孚灵鹫寺有如此深的感情？原来，其母生其时梦游灵鹫寺，从寺中将他抱出，阎自得知后便自命不凡，谓己是庙中神灵转世托生，拯救万民于水火的。

大孚灵鹫寺位于五台山，为五台中第一座寺庙。五台山为中华佛教中四大名山之一，其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隅，绕周 250 公里。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五台各有其名，东台曰“望海峰”，西台曰“排月峰”，南台曰“锦秀峰”，北台曰“叶斗峰”，中台曰“翠岩峰”。五台之中，北台最高，海拔 3058 米，为“华北屋脊”。山中气候严寒，每年 4 月解冻，9 月飞雪，盛夏气候凉爽。故又名“清凉山”。山中寺庙林立，流水潺潺，风景秀丽。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便有寺庙建筑。相传台怀镇西侧山峰，与古印度灵鹫山相似，故五台山的第一座寺庙改名大孚灵鹫寺。灵鹫山，又名“耆闍崛山”，梵文亦译“娑栗陀罗矩吒”，“鹫头”、“鹫峰”等。《大智度论》卷三：“耆闍名鹫，崛名头。”因“山顶似鹫”，山中多鹫，故名。其山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部。相传释迦牟尼曾于此山居住和说法多年，所以，许多佛教传说与此有关。据《高僧法显传》云：4 世纪初，东晋法显曾登此山，见到当年的佛祖、阿难和阿罗汉数百人坐禅处。五台山的第一座寺庙改名为大孚灵鹫寺之后，魏、齐、隋、唐及至清末，屡经修建，变化甚大，台内寺庙已达 39 座，台外寺庙 8 座，均建筑壮丽，雕刻精美，彩画塑像遍及各寺。五台山在中华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唐时即已名播诸方。中唐时期五台山图传至日本，后又传到敦煌，绘入敦煌壁画。唐、宋以来，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国



▲ 阎锡山

僧侣与五台山素有往来。大孚灵鹫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北侧。为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规模较大，历史最古。寺周山峦起伏，寺内殿阁巍峨，苍松翠柏，参差其间，一派佛教圣地风光。此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北魏孝文帝时扩建，因寺侧有一花园，故赐名花园寺；唐武则天时曾改称大华严寺；明太祖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清代又予重修，寺内各种建筑 400 余间，中轴线殿宇 7 座，门前钟

楼，雄伟壮观，内悬万斤铜钟，击声可及全山，砖构无量殿，宽 7 间深 4 间，重檐歇山顶，规模宏伟，砖雕精致，内供无量佛，上部藻井，镂空富丽。大雄宝殿异常雄伟。各地善男信女来此朝山拜佛者每日不绝。

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清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八日（公元 1883 年 10 月 8 日）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河边村因位于环绕五台山下弯弯曲曲的滹沱河水而得名。全村由 18 个堡子组成，这些堡子名称各异，有的叫大堡，有的叫小堡，阎锡山出生于永和堡。永和堡里有座古迹叫文昌阁，因此，永和堡又称文昌堡。

阎锡山祖籍由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到五台县条坡，最后定居于河边村。阎家乃农商世家，初为佃农，继而成自耕农，自阎的曾祖父起变为商，其祖父时即成小地主，其父亦经商了。阎父名阎书堂，字子明，在五台开钱铺，名“吉庆昌”，娶本村小堡曲成义之女曲月清为妻，生了阎锡山。阎长到 6 岁时，生母去世，阎书堂继娶定襄县陈家营的陈秀卿，过门时，陈秀卿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6 岁的阎锡山便由外祖母领走抚养到 16 岁。其外祖母多次对阎讲，说其是其母梦从大孚灵鹫寺里抱来的，阎于此铭记于心。





## 阎锡山的名字与禅道

阎书堂是个商人，但对卜卦算命之类术数学，却下了些工夫。其《墓志铭》中有这样记载：

方在乡塾，即耽玩易象卜筮，涵濡既久，于阴阳否泰，盈虚消长之理，深有所悟而善观时变。

阎锡山乳名万喜子，9岁时，送到了本村曲本明办的私塾上学。阎书堂特意提了2斤点心，请曲老先生给万喜子起个名字。曲老先生为一老学究，说话咬文嚼字。听了阎父之语后，即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地说：“名字说来简单又不简单，夏禹之世，有名有姓而无字与谥，亦无氏。贵贱皆呼其名不相讳，至周时，呼字之俗起，丈夫20冠而命字，无称名者，唯有臣子及幼贱者名之，谥法亦自周始，人死则谏其行以立谥，而讳生时名，有物与死者同名，臣子必易其物名，如晋僖侯名司徒，便废司徒为中军，宋武公名司空，便废司空为司城，鲁中繻谓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是也。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别种族也。氏者，犹家，所以表家门也，故一姓分为数十百氏，姓之起在太古，据古史，五帝皆有姓，唐虞时种族甚多，有百姓之称，及周兴，姬姓繁衍于华夏，异姓渐绌，然犹有20余姓。周衰，姜、芊、妘、嬴、踵兴，与诸姓相轧，而他姓愈微，氏始于以地名冠名，自周以前亦有之，然非人人必用之。周时王子王孙，公卿诸侯，大抵以国邑为氏，后裔虽亡，其地亦袭称之诸侯，子孙称公子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族，世臣率以邑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族者，氏之支别也。通谓之氏，男子冠名以氏而不称姓，姓者，妇人所称也，故其字多从女，如姬姜之属；及战国时，妇人亦不称姓，而姓之用废，自是以氏族作姓，姓与氏无有异议矣。”曲老先生说了番乱七八糟之语，阎书堂也听得糊里糊涂，可也不好打断，只好耐着性子听完，曲老先生说完之后，又问道：“万喜子按辈该排哪个字？”

阎书堂道：“该排‘锡’字。”

曲老先生点点头，又问：“听说这孩子生时他娘做了个梦，梦见从大孚灵鹫寺抱出的，是这样吗？”



阎书堂说：“是这样。”

曲老先生又闭目摇头说：“起名号是个大事，宗族家谱，生辰八字，秉性属相，身世事业，样样都要顾及到，得慢慢来。”

阎书堂说：“那就烦你老费费心吧。”说完留下点心走了。

几天后，阎书堂再拜曲老先生。老先生说：“万喜子这名字起好了，按阎家氏谱，这孩子排在‘锡’上，所以得在‘锡’字上做文章，而这孩子又是他娘梦中从庙里抱来的，跟庙有缘，还得在禅上用心。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锡山’。这是取自古时候杨载写的一首赠惠山长老的诗，诗中有两句这样的句子，‘道人卓锡问名山，路绝岩头未面攀’。‘锡山’二字，就是截取这诗的前一句。这个‘锡’，是指禅杖而言。这个诗的意思是说，有一位老道人拄着镶有锡环的禅杖，悠然自得，踌躇满志地欣赏着名山。”曲老先生稍停一下又说：“把这个‘锡’字和‘山’字连起来，既合了家谱，又融汇了禅道，两全其美，至玄至妙。”

阎书堂听了大喜，从此，万喜子就叫起阎锡山来。

## 真佛假佛一起拜

阎锡山上学后，因淘气经常挨塾师的板子，时有人编了顺口溜：

万喜子，挨板子，双手肿成毡片子，头发扭成一卷子，鼻涕掉了两管子，裤裆滴出尿点子，草包从此露馅子。

阎虽淘气，但很聪明，几至过目不忘。16岁时，与其父到五台城内办的“吉庆昌”钱铺理财。阎自此耳濡目染了坑蒙拐骗的坑人之道，且对神灵十分相信，差不多每年四月二十八佛的生日间都到大孚灵鹫寺拜佛，求神佛保佑，使其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阎20岁时，清政府在太原创办了“山西大学学堂”和“武备学堂”。阎锡山想报考，可他仅念过3年私塾，文化根底很浅，可他还是想去撞大运。考试前，又到了太原的双塔寺里烧香许愿，给如来佛磕头。那次考试的题目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阎锡山写了个“庄稼佬爱财，多多益善”，并由此引申，发了顿感慨和议论。主考官还觉得他写得挺新颖，虽然文字歪扭些，最后还是收下了。

1904年，清政府决定派出一大批青年学生到日本去留学，从山西武



备学堂取 20 名，阎锡山经其祖父的好友相帮，考取了东渡日本留学的资格。临行时，阎又到了太原的双塔寺，向如来佛叩头。求神佛保佑——阎时时记着他是大孚灵鹫寺抱出的。

1904 年 7 月，山西武备学堂的 20 名学生，由学堂职员吴春康带领，赴日学习。到日本后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阎自此与教官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相识。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阎为潮流所主，三思之后才入了会。对于日本留学的情况，阎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教师亦仅给及格分数。

阎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于 1906 年奉同盟会之派回国，在五台山周围宣传革命的思想，还冒险带回了两颗可以随身携带的炸弹。在游览五台山时，阎除了在大孚灵鹫寺叩头外，还向僧侣们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阎仍是个热血男儿。

1909 年，阎锡山毕业回国，随同学员一起到了北京。当时，清廷为防止留学生受革命党思想的影响，根据清廷摄政王载沣的旨意，不准随意外出，外出探亲访友也要登记。阎锡山原想到北京去走清政府陆军总部侍郎姚锡光的门子，因姚的儿



▲ 阎锡山

子姚鸿友是山西新军第四十混成协的协统，为山西军政界的要员，可阎与姚仅在冈村宁次的饯别宴会上见过一次，姚与阎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完全是素昧平生，如果照实去填报，当局是决不会批准的。阎锡山眼珠一转，在表上填写了姚锡光是他舅舅，关系亲密。当局真假难辨，遂批准了他的出访。

阎到了姚的大门口，大门口戒备森严。阎锡山虽然脑门儿沁出了汗珠儿，可一想到前程，一咬牙暗道：“是刀山也得撞啊。”便递上了证件，门口人见是姚的外甥，不敢怠慢，便把他引了进去。到了正室，阎见一个60岁的老头子，手端着一个镶嵌翡翠宝石的水烟袋，赶忙跪下叩头。这人正是姚锡光。姚锡光说：“你是我的外甥吗？”

阎锡山跪在那里，头也不抬地说：“姚协统是我们山西的父母官，姚大人是我们父母官的老大人，我乃一个书生，既是姚协统的子民，又是姚协统的役卒，姚老大人对我来说，实为国舅，万望恩典……”阎锡山说到这儿，一个劲儿地叩头。

姚锡光还真被阎锡山说动了，他觉得这个青年敢闯敢干，心里喜爱，阎锡山走的时候，姚锡光写了巴掌大的纸条儿。这纸条儿还真管用，搬动了姚鸿友的大驾，使阎当了山西省督练公所教练员的肥缺。但他并没满足，这天，又到了省咨议局的梁济善议长家。梁济善正在打牌。打完一圈后，梁才回头看了看阎，梁并不认识阎，阎锡山马上自我介绍说：“学生乃本省五台县人，乍来议长麾下任职，恭祈多指教。”

梁善济问：“你在军界任职，怎么会是我的麾下呢？”

阎锡山马上说：“梁议长乃统管全省政务，权柄触天柱地，军界又何尝不在管辖之列！军之从政，历来如是呵！”

阎锡山这一说，说得梁善济乐了。便把同桌打牌的人向阎作了介绍。打牌人中，有省咨议局的副议长杜上化，名绅谷如墉，晋阳巨商渠本翘。阎锡山又是作揖又是鞠躬。他这次贸然见梁议长，不仅认识了梁议长等，还从杜上化的闲谈中，知道了咨议局的秘书邢殿元不是个等闲人，就设法认识了邢秘书，并与邢结拜为异姓兄弟，通过邢，阎了解了军政界中不少事，使其吹牛拍马得了不少机会。阎锡山美的出来进去唱着五台小调：“宣统元年呀，万喜喜连天呀，谁谓沧桑沉浮沙，真佛假佛一起拜呀，吾侪喜事说不完呀……”

阎锡山通过邢殿元了解到巡抚丁宝铨与新军标统夏学津的妻子不干净，就设法靠近夏学津，经过他一番努力，终于成了夏的好朋友，通过夏的推荐，阎又“攻克”了巡抚衙门，成了丁宝铨的“门生”。阎为自己





的前程，每铺一块垫脚石，都费了不少心血，不过，也还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阎成了第八十六标教练官。

阎锡山正同丁宝铨和夏学津走动的火热的时候，丁、夏二人因“交、文禁烟惨案”的牵连，被撤了职。深明“厚黑学”的阎锡山立时同二人翻了脸，起来揭发并“批判”，落井下石，而后，又经过一番运动，阎取代了夏学津，当了第八十六标的标统。

阎在官场上游来钻去，拜把子、走门子，攀龙附凤之际，也看到了满清政权正摇摇欲坠，他觉得革清廷命也没甚坏处，因为自己在朝廷连个亲戚都没有，若革命成功，自己这同盟会员便成了开国元勋，何乐不为？

于是，阎锡山参加了1911年10月29日的辛亥太原起义，并在刀光剑影中当上了山西都督。在辛亥起义炮火声中，清政府起用了袁世凯，袁即派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带兵入娘子关镇压起义军。吴与阎为留日同窗，且视袁为国贼，遂暗中与阎相通，组织“燕晋联军”，意欲讨袁。因阎左顾右盼，失去了良机，燕晋联军为袁所破，吴亦被袁所杀。阎锡山带着赵戴文等亲信随从，向晋西北的崇山峻岭逃去，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行在羊肠小道上，走静乐，过宁武，在宁武过了汾河，翻管涔山，又经过五寨、岢岚、偏关，到达保德。一路之上，山路崎岖，人烟稀少，阎的随从们脚下都磨满了血泡，阎骑着驴，也累得散了架。由于大山内人烟稀少，没有吃的，只好煮野菜、吃野果充饥，不少人不辞而别。阎等从保德渡过黄河，到了陕西最北边的县城——谷府，这里更是穷乡僻壤。阎等虽然十分疲劳，亦不敢多停，从谷府进入内蒙，打算奔包头，不料刚入内蒙境内，便遇见了鄂尔多斯草原的暴风雪。阎和随从及士兵们衣裳单薄，粮食又吃光了，草原上的水又苦又涩。真是苦熬苦撑，一行人总算走出了鄂尔多斯大草原，然阎身边之人已所剩无几。这日，阎等到了一个叫古城镇的地方，见路边有一座庙，阎是逢庙必拜的人，便过去拜佛，庙很小很破，亦无僧人，抱柱联文写着“无僧风扫地；缺烛月为灯”。庙内神龛上供的是五道神。阎趴在神像前，咕咚咕咚叩起了头，把头皮都磕疼了。他边叩边说：“弟子阎锡山，今败落于此，他日若发迹，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阎叩完头，正要带着残兵败将走，忽见一支人马朝庙而来，可把阎等吓坏了。原来，这是一支义军队伍，被清廷打败，从包头逃到此。为首二人，一叫杨瑞鹏，一叫王肯堂。二人见是阎都督，便归顺了阎。阎大喜。遂将两支人马合为一起，到古城镇的喇嘛庙里住下，此后不久，

又有几支人马前来投奔，阎带着人马，偷袭了包头。接着，通电全国。

阎占领包头第三天，太原便派人来包头催他回省主政。说清军已离开太原，山西巡抚张锡銓也将调离，南北议和快要告成，清室即将退位。阎在塞北已不胜其苦，当即率人马起程。路过忻州时，忻州地方士绅盛宴阎，因五台归忻州管辖，阎也算荣光回乡吧，便在忻州停住脚，时值春节，忻州大小官员都给这位阎都督拜年，并专门送阎一副对联，联文是：龙凤呈祥机运转；旗鼓重张震军威。阎见了，十分高兴。就在这时，袁世凯出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2月16日，袁以大总统名义发电阎锡山，命他就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袁的这道命令，对于正兴高采烈的阎锡山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但阎终非等闲之人。他又设法打通袁世凯的关系，他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终于物色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叫董崇仁，山西定襄人，因祖上三代都在北京包揽皇宫中的工程，他自幼出入宫中，同宫中太监、王爷的长史都混的很熟，并同袁世凯拜过把兄弟。阎备了重礼，去拜这尊“佛”，终于走通了董崇仁这尊“佛”的关系，经过董的转圜，阎又把他老父亲送到北京当“人质”，把如花似玉的堂妹送袁做婢侍，加之孙中山、黄兴对山西地位坚持不放，袁世凯乐得顺水推舟做了人情，便于1912年3月发布命令，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又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靠拜“假佛”稳住了自己的宝座。为答谢神灵保佑，他特意到五台山向真佛进香。

阎锡山虽然得到了袁世凯的任命，但袁对阎仍是猜忌和警惕，同左右密谈起阎来，谓其“貌憨心诈”。阎亦对袁十分畏惧，他常向周围人说，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袁世凯。他在第一次到北京谒见袁时，即被袁凶横之态吓得汗流浹背，俯伏于地，行了跪拜大礼。

## “中国圣人”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又玩起了“依靠段祺瑞，玩弄黎元洪，清除异己者，独霸三晋地”的施政方针和“保境安民”的策略，使山西出现了暂时的安定，生产亦有所发展，被北洋政府授予为“模范省”。在整个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阎左右逢源，先是联冯拥段，继而附奉对直，又同奉直讨冯。在混乱的战争中，阎把军队扩编为12个旅，野心愈大，其部下亦吹捧他为“圣王”。时赵戴文吹捧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孙





中山以下的中国圣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阎的治国思想，名曰“圣王之治”，实为“君主立宪+军国主义=中国富强之路”的公式。这个公式阎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然在他 1915 年致袁世凯的劝进电和致参议院电中已有明确表述。

北伐战争开始前，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蒋介石派方本仁至太原游说阎。阎见北伐有机可投，遂应允。但按兵不动，后



▲ 阎锡山

见北伐军来势很凶，而且打到了两湖，北洋军已四分五裂，便于 1927 年 6 月 6 日（取六六大顺之意），自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广东政府。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了这一职务，并推举他为政治会议委员。在此期间，阎将军队扩编为 8 个军 17 个师，又收编了国民军第三军。随后，阎锡山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 年 2 月，阎锡山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军作战。自此，阎便成为居于蒋、冯之下的国民党内排于第三的位置。阎这么显赫的人物，没想到让太监李荣生涮了一把。给老北京们留下了一个茶余饭后的笑料。

那时北京的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住着一个老太监，名叫李荣生。他原来是宫里伺候婉容吸鸦片的专职太监，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李荣生也被遣散回家。李荣生在宫里没有积下多少资财，出宫后又好吃懒做，不几年就混不下去了。他在羊肉胡同有一个宅院，想卖了它吃喝，又想多捞几个钱，就开始琢磨了，琢磨来琢磨去，竟然琢磨到阎大司令身上。

这一天，李荣生捧着一件从宫里带出的玉观音，来到铁狮子胡同阎

锡山的官邸，神乎其神地吹嘘，说这是他在羊肉胡同那处院里无意中挖到的宝贝，此宅原是一道光年间京城九门提督福元修建成住过的。阎一听，心里拨起了算盘，这么随便一挖就挖出了宝贝，下面还不知埋着多少好东西呢。他马上花5万元买下了李荣生手里的玩意儿，又花3万元买下了那处宅子。财迷心窍的阎锡山秘密调了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在院子里挖宝，但挖了个底朝天连个铜子也没挖出来。这么多的兵，连吃带喝，加上运输挖出的土石，阎锡山前后花了近10万，他越想越不对，发狠捉拿李荣生，可是太监李荣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闲话不提。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北伐成功。但蒋介石在编遣会上耍了手段，想利用编遣军队之机，把冯、阎和李宗仁新桂系的军队编掉，由他天马行空，冯、阎、李自然不干。但阎同蒋结合起来搞冯。当冯欲起兵反蒋时，阎锡山表面上支持冯反蒋，暗里却与蒋勾搭一起。1929年5月19日，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了军事会议，谓蒋介石篡党独裁，罪恶滔天，当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遂成立了护党救国军。冯玉祥万没料到，他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等倒戈附蒋，使西北军不战而败。就在这时，阎锡山忽然发电于冯，劝冯出洋游历，并表示愿同冯一起出国。冯接阎电，思索再三，深感形势各方于己都不利，当借阎的电报，顺坡下驴，可反蒋这口气没出，闷在胸中，不是滋味儿。遂一面通电下野，一面派邓哲熙和参谋长曹浩森赴太原面阎，将冯约其共同反蒋的话告阎。阎锡山谓邓、曹道：“这是大事，还是请焕章来晋一趟，我们共同商议。”

邓、曹想摸出阎的实底，阎只是闪烁其词，邓、曹二人摸不到阎的脉，便返回华阴，将阎的话语告冯。冯亦不得要领，再派邓哲熙赴太原。行前，冯对邓道：“只要阎能够反蒋，除不能应允他冯玉祥亲到山西这一条外，其余条件，都可以接受。”

邓哲熙受命后，遂出潼关渡河，行至对岸风陵渡，正要乘同蒲路火车北上时，忽见一人喊自己名字，抬头一瞅，不禁惊喜万分。正是：

只道福星临，孰料祸源至。

邓哲熙看到了谁？原来，此人姓李，名书诚，字晓垣，一作筱园。湖北潜江人。早年赴日留学，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民国建立时，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官。护法之役时，任湘西防务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北伐时，任总司令部顾问。因愤于蒋、汪“清党”





大屠杀，拒绝参加中国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旋以倾共罪名被关押。1928年春获释。唐生智从桂系手中夺回部队附蒋时，李为唐的总参议。时奉命到太原访阎。李与阎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智派李书诚赴晋面阎何意呢？原来，唐虽附蒋，然仅为迫于形势，内心中依然有反蒋之意，只是未遇机缘而已。唐派李赴晋面阎，便是代表唐同阎相商反蒋之策。李书诚在太原时，从阎的部将孙楚处得知冯不愿来晋与阎面商，且有无意出洋之念。李便对孙道：“若伯公决心与焕公一起出洋，晓垣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当面劝冯并约冯来晋相商。”孙楚当即将李之意告阎，阎闻知大喜，第二天就派汽车送李至风陵渡，过河见冯。

李与冯是旧友。早在1924年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倒吴囚曹，曾由黄郛出来组织摄政内阁，时孙岳举荐李书诚担任内阁陆军总长。自此，李与冯相识，且彼此互相敬爱。

邓哲熙与李书诚相见之后，二人遂一起渡河返陕面冯。时冯正在伤心愁苦之中，见李远道而来，甚为高兴，拉住李之手，久久不放。二人遂进内室，促膝相谈。冯谈了军中之势。李书诚道：“蒋自打垮桂系，其排异己之狼子野心，世人皆知，唐孟潇和两广方面，连伯川在内，都想反蒋。但目下桂系新败，蒋气焰正盛之际，焕公反蒋，孤掌难鸣！正因为如此，韩、石等人才倒戈附蒋。如今伯公约你一起出洋，何不趁此时机躲闪一下。我看伯公为人尚诚实，此次约焕公出洋之举也出真意，焕公何不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同去。”李书诚又道：“我断定，不出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再回国内，振臂一呼，各反蒋势力，都会拥到你的身边。”

冯玉祥遂被李书诚说动，决定赴晋晤阎。冯的左右闻知皆来阻拦。1929年6月21日，冯偕妻女及李书诚一起起程赴晋。冯欲登车之际，有陕西省民政厅长邓长耀站立车前，哭着阻拦道：“阎为人心黑手狠，八面玲珑，生性吝啬，袁世凯那样奸雄，都被阎玩弄，先生乃正派之人，岂能与小人共济。此去必为阎所算计。”

冯遂不听邓言，登车而去。于6月24日，抵达太原。阎锡山见冯玉祥真的来了，大喜过望，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吹吹打打地将冯迎到宾馆。当天，阎在“清和元”饭庄举行宴会，为冯接风洗尘。席间，阎对冯道：“吾请弟前来，就是要与弟相商，联名通电，逼蒋下野，另在北平设立新政府。”

冯玉祥听了，举箸道：“兄若如此，弟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这一顿饭，二人边吃边谈，甚是投机，那阎锡山直把个蒋介石骂了



个狗血喷头，连祖宗三代都骂了，冯玉祥听着别提多舒服了。真可谓：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饭后，阎锡山对冯玉祥道：“焕章弟，你我反蒋决心虽然大，但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请弟暂住太原，以便朝夕过从。”

冯玉祥见阎锡山说得在理，便在太原住了下来。

阎锡山召冯来晋，明言联合反蒋，实则是挟冯以自重，借以向蒋讨价还价。他见冯上了圈套，便一面派人购置赴日船票，虚做共同出洋的准备，一面派心腹至南京，探听蒋的态度，以便从中渔利。而冯的一切都听阎的安排了。

蒋介石闻冯玉祥至太原，冯、阎二人欲携手出洋，心中大惧。果真冯、阎联合，蒋的各个击破之目的就难以实现。蒋为拉阎，急委阎为西北宣慰使。阎挟冯之目的是要以此讨得蒋更多的好处，一个宣慰使自然不放在眼内。因此，对蒋的任命，不予理睬。蒋介石见阎这个态度，更加着急了，便起程至北平。6月27日，他派了吴稚晖、孔祥熙，还有山西在中央供职的赵戴文三人，带着蒋亲笔致阎信，来到了太原，挽留阎锡山，请他切勿出洋。接着，三人又来到晋祠见冯——时冯已移至晋祠居住，转达蒋约冯、阎齐至北平，商讨冯出洋考察实业问题之事。阎锡山见蒋如此态度，心中暗暗得意，又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冯因反蒋时国民党中央给冯以严厉处分）。电报发出后，阎即到晋祠见冯，言他要去北平晤蒋，商讨他与冯共同出洋之事，并谈了他发电中央请予撤销处分事，冯自然很感激。6月30日，阎锡山到了北平。

阎锡山到北平后，没有去见蒋，而是托病住了医院。并于7月7日通电南京政府，再次表明他要出洋，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阎因何没去见蒋，因他挟持了冯，与蒋讨价还价的余地大了，所以不去见蒋。蒋介石乃能刚能柔之人，见阎不见自己，便亲赴医院探阎，力劝阎不要出洋，阎本无真意出洋，见蒋亲自来劝，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二人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密谈，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蒋答应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答应助蒋尽快解决冯的西北军。

二人密商之后，阎遂于7月4日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言其不出洋考察的原由。当日，阎令人退了去日的船票，而后起程回到了太原。阎一到太原，立时改变了对冯的态度，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移到五台县的西会村，数天后，又移到距河边不远的建安镇，还派



了师长杜春沂负责监视冯的行动。冯自此被软禁。冯大怒，欲见阎。阎托词不出。冯忍无可忍，乘坐汽车，出了建安村外，要去太原见阎。杜春沂见阻拦无效，便跪在车前，哭着说：“总司令若去见阎总司令，先把我轧死吧。”

冯玉祥一脚将杜踢开，仍命车前行。杜赶紧电话告诉沿途各驻军，把公路挖一条大沟，冯不得过，只好返回建安村。冯感到受阎的骗，愤慨异常，思来想去，打算化装回潼关，因其身材高大，无法改装隐蔽而作罢。此时，李书诚甚为不安，因为是他的游说冯才来晋晤阎，哪料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竟将冯软禁，李深感对不住冯，便表示一定要在建安村住下去，与冯一同“住监”。冯见阎不放自己，只得密下手谕，令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代理西北军总司令，并要他速同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南京政府靠拢。压迫阎锡山这个“中国圣人”，以使阎释放自己。

## 阎、冯同游大孚灵鹫寺

西北军官兵闻阎锡山软禁了冯玉祥，并以此讨好蒋，从中取利，都十分愤慨。但因经济上无着，又值陕甘大旱，赤地千里，民皆饥寒交迫，穷困万状，无可奈何。正焦急之际，冯的手谕至，宋哲元等便依冯之令，主动恢复了同南京的关系。7月中旬，宋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见西北军已向他表示屈服，心中大喜，谓左右道：“西北军黔驴技穷，今屈服于我，阎伯川吾不虑也。”当即派了于右任、贺耀祖二人到西安宣慰。发给了西北军军饷，同时，下令把已经被他免职的鹿钟麟、薛笃弼、熊斌、唐悦良又请回南京。蒋摆宴为这些将领洗尘，同他们一起照相。8月16日，任命鹿钟麟为署理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

阎锡山正以挟持冯而向蒋讨价还价，忽闻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同蒋信来使往，心中着忙，偏在这时，阎又得到了蒋同张学良在北平秘密相会的信儿，他不由的大动肝火，谓左右道：“蒋、张行动诡秘，其中必无好意。”阎正恨时，赵戴文从南京赶到太原，谓阎道：“蒋与西北军接触如此频繁，公当慎之，若彼此相携，山西祸将不远。”

阎沉吟道：“依你之见呢？”

赵戴文道：“速拆散蒋、冯关系，只有他们结成敌人，我等才能从



▲ 宋哲元

中渔利。”

阎锡山道：“怎样才能使其结成敌人？”

赵戴文便附耳低言如此这般说了一遍，阎锡山听了大喜，便依赵之计而行。

8月初，阎锡山向蒋介石呈请辞去晋省主席之职。阎的目的是投石问路，试探蒋对自己的态度如何，如果蒋允许辞职，说明自己在蒋的心目之中，位置已下降，若蒋不准辞职，说明蒋对己还畏惧。阎的呈请发出之后，南京政府即

于8月10日发布命令，准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调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为河北省主席。阎得此任命电，惊得半天不语。良久谓左右道：“吾岂能让蒋贼得势！”

第二天，恰是中秋之夜，阎赶到了河边建安村。阎此去的打扮是：脱去了上衣，将一根棍子绑在背上。他见到了冯玉祥，“扑”地席地跪倒，眼含泪对冯玉祥道：“焕章老弟，吾听信谗言，对弟不礼，今伯川负荆请罪来了。”

阎的这个举动，冯一瞅就明白，知道是西北军同蒋联合起到了作用。因这时候冯在阎掌中，便顺水推舟地扶起了阎道：“伯川兄休得这样，你我弟兄，便有什么言语不周，也决不计较。”言罢，又仰天叹道：“你我都是忠厚之人，不似蒋之奸诈，我二人只有携手并肩，方能成其大事。”

当下，二人一面赏月，一面畅谈大事。冯见阎愿讨蒋，决计捐弃前嫌，合作反蒋。双方约定，先由西北军发动，并拥戴阎为领袖，然后晋军起而响应。于是冯、阎重归于好。

翌日，冯、阎二人携手同游五台山。阎至大孚灵鹫寺，拜了佛祖，烧香许愿。冯玉祥见庙宇建筑宏伟，山势险峻，感叹不已，遂吟诗二首：





万方多难上凉山，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是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满人间。

五台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人间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

冯、阎二人商定大计之后，冯遂同阎至太原，依冯之意立即起身赴华阴指挥部队，阎恐冯对其反目，便让冯留在太原，在幕后指挥，冯无奈，只得应允，乃住晋祠，李书诚依然相陪。

10月9日，宋哲元依冯、阎相商之计，联合了西北军27名将领，通电列举蒋介石6大罪状。而后，宋就任了西北军代总司令职，以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河南进发讨蒋。

蒋介石闻西北军通电起兵，大怒，遂纠集了众多杂牌军，以其嫡系军队为骨干，围攻西北军。

西北军出了潼关之后，阎锡山本应通电出兵，但他却按兵不动。为甚？阎本无意反蒋，而是要拆散蒋、冯将要联合的同盟。蒋见状，当即联阎打冯。10月28日，南京政府发出通电，任命阎为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职。11月5日，阎宣布就任。府东街、府西街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阎捋着两撇小胡儿，用五台土音儿对赵戴文等人说：“俄（我）要是不拆散蒋、冯的勾扯，俄（我）这个副司令不如个屁。”

赵等恭维道：“总司令神机妙算，纵诸葛再世，亦不如也。”

11月10日，阎下令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

晋军不出兵，又通电讨伐西北军，立时影响了西北军士气，加之宋哲元、孙良诚二人不和，不能适应战机，逐渐陷于被动，不久即大败。

冯玉祥在太原闻阎失约而导致西北军大败，大骂阎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捉弄自己，愤而绝食，后经李书诚等相劝，冯才复食。

阎锡山两次三番地对西北军进行捉弄，不仅使冯丧失自由，更使西北军损兵折将，冯因而对阎恨之入骨。阎闻冯对己怒骂，遂又将冯送回建安村，继续软禁。

就在阎锡山软禁冯后一月之久，唐生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反蒋。石友三于浦口炮轰了南京。阎锡山亦被唐列入反蒋通电的名单之内。唐并派人去劝说阎，阎亦答应的很坚决。孰料，唐生智发兵之后，